

ZANGJUYIDIANCONGSHU
藏籍译典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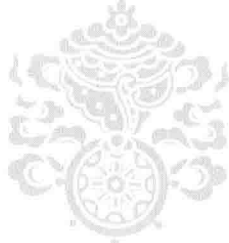
安多政教史

(下)

〔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

吴均 毛继祖 马世林译

ZANGJIXIYDIANCONGSHU
藏籍译典丛书



安多政教史

(下)

〔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

吴均 毛继祖 马世林译

下 册

第二编 拉卜楞大寺志、传承世系及其附录	(583)
第十章 拉卜楞大寺志及其传承世系	(585)
第十一章 大密正法游戏海具德下密学院法嗣史	(806)
第十二章 时轮学院艾旺法轮洲法嗣史	(819)
第十三章 医学院医方明利他洲法嗣史	(832)
附录 拉卜楞大寺的一些佛殿和修行地简述	(846)
第三编 自喀加措周至嘉摩察瓦戎等地	
较大寺院情况概述	(851)
第十四章 论大夏河流域南北地区及喀加措周 等地政教发展情况	(853)
第十五章 论洮河北部区域各地政教发展情况	(973)
第十六章 论洮河南部区域各地政教发展情况	(1111)
第十七章 论阿曲河、热科河、察曲河、金川河	

等流域的政教发展情况	(1178)
第十八章 祝愿词 跋	(1219)
译后记	(1227)



第二编

拉卜楞大寺志、
传承世系及其附录



第十章 拉卜楞大寺志及其传承世系

拉卜楞寺地区的地形、地势，和迦当教法长河流遍四方的缘起中所称颂的圣地十分相像。它位于从桑苟捷毛贡哇（བསངགི་གྲེས་ཚའི་གོང་བ།），滚滚流来的大夏河（བསང་ཐུ།桑曲河）岸，是显密二乘教法的出处，它的全名为“噶丹夏珠达吉扎西根乃奇威林寺”（དགེ་ལུན་བཤད་སྟེན་དར་བྱས་བཟོ་ཤིས་ཀྱི་ནས་འབྱུང་བའི་སྒྲིང་།噶丹讲修兴盛吉祥普绕洲，通称为拉卜楞扎西奇寺或拉卜楞寺）。现在概括地叙述这座伽蓝的传承世系。

《佛子津梁传》（ནམ་ཐང་བྱུང་ལས་འབྲུག་རྒྱུ།）中说：“两千五百年的末尾，诞生了一切知嘉木样协贝多吉（ཀུན་མཁྱེན་འཇམ་དབྱངས་བཞད་པའི་རྗེ།一切知妙音笑金刚），



最后一期五百年开头的第四十五年，创建了这座寺院。”按照《克珠大疏》（མཁའ་ལྷན་པའི་ཀུན་ལོ་མཛོད་མཁོ་།）中的说法：“最后一期五百年开头的第二十六年，即第十一胜生的土鼠年（公元1648年，清顺治五年，戊子），一切知诞生，他六十一岁的那年，即第十二胜生的土牛年（公元1709年，清康熙四十九年，己丑），倡建了这座寺院。”从这年算起，其第一百五十七年，就是木牛年（公元1865年，清同治四年，乙丑）。《般若波罗蜜多经》中授记说：

“后世的后世，北方的北方，般若经的讲闻修行，将会发达兴旺。”

这里所说的后一个“北方”，是指安多藏族地区，也指西藏和整个藏区，所说的“后世的后世”，虽指最后一期五百年，但看法不一致。有的说是指十个五百年的后五个五百年。《天女无垢光授记经》中说：

“我涅槃之后的两千五百年，正法将会在赤脸者的地方弘扬。”从这一说法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时限的含义。安多南北两地区的讲闻法苑，大都包括在第一个五百年中。因此，这座伽蓝是我佛授记的根本道场，乃是无可辩驳的。被颂为我佛授记的圣地，也是符合事实的。

一切知嘉木样协巴的族姓属于哇秀（དབལ་ལྷུ་ལ།^[1]）。有一段时间里，哇秀部落分为三支，其中称为格班（ཀེའབ་པ།）的一支，繁衍在黄河上游的玛多（མ་ལོ་དཀོ།）地区。其中有称为哇秀·万宏（དབལ་ལྷུ་ལ་བན་དཔོན།）者和阿里克^[2]·万德（ཨ་རིག་བན་དེ།）联姻。当举行庆贺宴会的那一天，按照乡俗陈列了许多盔甲、武器和弓箭。阿里克·万德认为这是在炫耀武力，他很生气，夸口说道：“现在，看不把你们驱逐到嘉昂才扎玛智化（ཐུའི་མོང་མཚོ་གྲུ་མ་གྲགས་པ།）地方去！”^[3]

于是，摆开战场进行战斗。阿里克·万德的儿子被杀死，因而，哇秀·万宏被驱逐出境。阿里克部发兵一万，跟踪追击。这位先祖箭穿了路旁的许多石头土块，显示其武艺非凡，追兵不敢接近，后来，追到了坦波山垭壑（མཐེན་པོའི་ཉག་ག།）。此地适有一头驴子在吼叫，阿里克人认为已证实了上述的誓言，遂撤回了追兵。于是，哇秀·万宏部就在甘加川（གན་ཇ།）

中住牧，其后裔哇秀·华本嘉（དབལ་ལྷལ་དབལ་འབྲུམ་རྒྱལ།）就是这位尊者的父亲。后来，一切知喇嘛回到安多地区，许多帐房部落迁来聚居，于是哇秀部分为新老两部。据说青海事变^[4]以前，桑云（བསང་གཞུང།）地方还住有哇秀·夏吾那尔（དབལ་ལྷལ་ཤ་བུ་ནང།）部的一百多户人家。

一切知嘉木样协巴五岁时，适第五世达赖喇嘛去内地，来到青海湖畔，尊者前去朝拜。七岁时，在叔叔比丘索南隆珠（དགེ་སྤོང་བསོད་ནམས་ལྷུན་གྲུབ།）座前学习藏文。这位叔叔，信守誓言，坚持斋戒，供修江都（འབྲུང་འབྲུལ།）本尊，是一位占算时显示往生金刚手菩萨柳叶宫的大德。十三岁时，从曲乔·益喜嘉措（ལྷུ་མཚོ་གཡེ་ཤེས་རྒྱལ་མཚོ།）受戒出家，并请求了独雄大威德本尊的随许。闭关修行，念诵雅玛拉札（ཡམ་རཱ་ཎ།）咒一千万遍，钻研堪舆、医药、历算等学科，掌握了高妙的本领，按学者的准则，广行裨益众生之事。

尊者二十一岁时，前往西藏入哲蚌寺郭莽学院^[5]，拜洛哲嘉措（དཔོན་སྤོང་སྤྱོན་རྒྱལ་མཚོ།）阿闍黎为师，闻听各学科教程的宣讲和参加背诵，能默诵许多不同师承的《集类学》《因理论》《悟慧论》《疏要庄严论》《金鬘论》《明义论略释》《四部专录秘籍》《正义精要》《疏深密极明论》及教程中之《中论》《毗奈耶经教宝藏》《俱舍》等经文。日常生活清苦，饿时仅以一些豌豆充饥，渴时只饮净水。二十五岁时，取得桑普寺噶居（དཀའ་བསྟོན།）的学位。次年，游学曲赤赛波（ཚོས་ཁྲི་ལེར་ཤོ།）参加巡回辩经。二十七岁时，在第五世达赖喇嘛座前受近圆戒，兼学一些密咒经籍及《声明学》《诗学》等。拜请嘉木贡·洛哲嘉措（འཇམ་མཁོན་སྤོང་གསུམ་རྒྱལ་མཚོ།）、甘珠尔巴·金巴嘉措（བཀའ་འབྲུང་བ་རྒྱུན་པ་རྒྱལ་མཚོ།）、嘉赛·麦尔根仁波切（རྒྱལ་ལྷས་མེན་རིན་པོ་མཚོ།）、帕邦卡哇·嘉木样扎巴（པ་ཕོང་ཁབ་འཇམ་དབྱངས་གཤམ་པ།）、密咒法师楚成（ཇུགས་པ་དཔོན་སྤོང་རྒྱལ་ཁྲིམས།）、隆本·却嘉措（ལྷུ་འབྲུམ་ཚོས་རྒྱལ་མཚོ།）、大成就者夏沃哇尔扎巴（གྲུབ་ཚེན་ཤ་ཕོ་བར་གཤམ་པ།）、喇嘛索南（སླམ་བསོད་ནམས།）等为师，聆听了许多深奥经法。二十九岁时，入下密院学习密乘，在居钦·洛哲嘉措（རྒྱུང་ཚེན་སྤོང་གསུམ་རྒྱལ་མཚོ།）座下聆听讲传《疏释的言教》和从温萨（དབེན་ས།）大师直传下来



的《幻轮》等所有甚深妙法。遵照噶丹颇章宫命令，在山南周（འབྲུག）地建立铁城法坛城时，从居钦和章嘉仁波切（ལྷོད་ལྷ་རིན་པོ་ཆེ།）两位上师处认真细致地学习了关于这方面的教授讲解及实践方法，圆满地予以实施，并学习了绘制各续部的坛城、八塔、四业的护摩仪轨的方式方法等以及续部所有的舞步、音律和曲调等。在巴索（བ་སོ།）钻研中观的见释，证悟了深奥的中观殊胜真实义之见；在曲弥隆（ཆུ་མཉག་ལུང་།）钻研《五次第论》的解释，产生了密乘经典所讲的证悟，发出了对密乘的大誓愿。三十三岁，到了格派山（རི་ཐོ་དགེ་འཕེལ།），此时，色派密宗（སེད་བླ་སྤྱོད།）的持金刚上师贡乔严排（སེད་བླ་སྤྱོད་རྗེ་འཆང་དགོན་མཚོག་ཡང་འཕེལ།）年寿已高，彼师为了交付事业，向具誓阎摩护法神嘱托说：

“希望有一位能够交付圣大师^[6]口耳相传的教诫传承的弟子，现在就要把他召引到这里来。”

一切知嘉木样协巴多吉适时来到这位尊者座前，乃将口耳相传的教诫秘诀全部赐予。绛巴派大医师更登端智（དགེ་འདུན་རྟོན་གྲུབ།）著的《大续密传》中说：“具有福缘的弟子嘉木样协巴曾亲眼见到了吉祥大威德圣容。”

尊者又从理塘大堪布雅日·却扎（ལི་ཐང་མཁན་ཆེན་ཉག་རི་ཚོས་གྲགས།）处聆听彼师讲述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教授和教敕，并从觉且堪布洛桑克宗（རྗོག་དང་མཁན་པོ་སློབ་ཟུང་མཁས་བཙུན།）处聆听彼师传授的弥多罗金刚灌顶，使这一濒临失传的传承得到了恢复。还聆听了昌哇巴·彭措勒觉（མེང་བ་བ་ཕུན་ཚོགས་ལེགས་འབྱོར།）、比丘嘉样扎巴（དགེ་སློང་འཇམ་དབྱེད་ལྷགས་པ།）、大成就者西桑哇（གྲུབ་ཆེན་ཞི་བཟང་བ།）、敏珠乔吉加布（སློན་ཤེས་ཚོས་ཀྱི་བྱུང་ལོ།）、吉雪活佛丹增程列（ལྷིང་ཤོད་གྲུལ་སློབ་ལྷན་འཛིན་འཕྲིན་ལས།）等讲传的许多经法。著《了义与不了义辨析》《识色辩解广论》《宗印正论和注释》等。这时，达洛的珠塔袞喜（ལྷག་མའི་གྲུབ་མཐའ་ལྷན་གྲེས།），邀请他并说：“他与别人不同，不能随随便便。”于是，请尊者居于高台讲座之上，面前摆满了供品。尊者专心致志地坐在高座之上，时时将袈裟

裹在腰间亲自参加辩论，进行示范。有一次，为了参考，向地方政府请借江孜台邦玛（*ཁུལ་ཅེ་འི་བེམ་སྒངས་མ།*）大藏经，第悉（*ལྗེ་མིང།*）说^[7]：

“这些《甘珠尔》大藏经是布顿大师亲笔审定的，乃标准范本。但是，不能拿出门槛以外。因而，称他为‘台木邦玛’。^[8]您与别人不同，可以借阅，但只可借一天，逾期不行。”

尊者如所嘱，将《甘珠尔》大藏经请到格派，献上盛大的供品，整个这一夜端坐在《甘珠尔》大藏经之前。次日，将书送还。从此，无论梵文经典，还是藏文经籍，都可称心如意地阅读。

五十三岁时，奉第六世达赖喇嘛之命，出任郭莽扎仓的堪布。当时，罕东（*ཧར་ཕོང།*）康村邀请饮茶，请尊者坐在铺有七层软垫的座位之上。以此因缘，应了罕东地区要出七位喇嘛的授记，从尊者算起，有法师洛桑喜饶（*དཔོན་སྐོབ་སྐོབ་བཟང་ཤེས་རབ།*）、法师洛桑彭措（*དཔོན་སྐོབ་སྐོབ་བཟང་ཕུན་ཚོགས།*）、法师洛桑却扎（*དཔོན་སྐོབ་སྐོབ་བཟང་ཚམས་གཤམ།*）、法师洛桑丹却（*དཔོན་སྐོབ་སྐོབ་བཟང་དམ་ཚམས།*）、法师洛桑南卡（*དཔོན་སྐོབ་སྐོབ་བཟང་ནམ་མཁའ།*）、法师桑杰多吉（*དཔོན་སྐོབ་སངས་རྒྱལ་རྗེ།*）等七位喇嘛。八年之中主持讲闻辩论，按照扎仓的意愿，研究著述了五部大论之外的许多经典的辨析。丢失多年的寺院规章，此时又找到了；同时，恢复了中断的般若及庆贺宴会等一些被废弛了的制度；建立了《入中论》大会背诵制。这些措施起了榜样作用，发展到安多和卫地各处。扩大了上经院的规模，堵塞了彼处称为桑敦玛颇章宫（*སངས་ལྷོ་རྒྱལ་མཁའ་ལྷོ་བྱང།*）的洞门，栽上了一枝热振金柏树枝，很快成活生长。现在还有这样的传说：“这棵柏树的根系旺盛，是郭莽扎仓兴盛的祥兆；枝叶茂盛，是拉卜楞扎西奇寺兴盛的祥兆。”修复了密咒殿本尊大威德像和郭莽拉让府。恢复了废弛的“食海”制度，建立了供应扎仓开支的几处庄园等等。据说，尊者在政教两方面做出的伟大功绩，前前后后的郭莽喇嘛谁也不能比拟云。

在布达拉宫（*བོད་བླ་མ་ལྷོ་ལྷ།*）坐班时，第悉问道：“这位尊者，午饭在吃什么？”

说道：“陈肉和乌头。”

当端上酸奶时，第悉说：“由我招呼郭莽喇嘛。”把酸奶倒在素食中搅拌多时，交予尊者。

尊者一点不剩地吃了下去之后，说道：“现在不是闲坐的时候。”

说罢，立即站起来走了。他来到江塘岗（ཇུང་ཅང་ཤང་།）坐在一块石头上进行炼毒。后来传说这块石头显出了中央是黑色，周围有毒汁形成的条条黑色纹理。据说摄理喇嘛洛桑严排（ལྷོ་བཟང་ཡམ་འཕེལ།）曾亲眼看见云。这一过程，可能是第悉为了突出这位尊者的高大，而做出了这样的事，提出那些问题的^[9]。

五十六岁时，尊者身染疾病，大成就者桑杰却培（སྤུབ་ཚེན་མངས་རྒྱལ་ཚེས་འཕེལ།）前来视疾，撰《至尊法王颂》安排在扎仓内唸诵，疾病痊愈。这位大成就者为显示他的一些大法力，进行梅甫巴（དམིགས་ལུགས།）的威猛教诫，手足扭成芦苇模样，让放入地坑之中，然后用几块大石头堵塞了这所洞门。次日，所有的大石块都推倒在四处，他却在布达拉山顶上歌舞，显示了种种威风后离去。这里有一位名叫洒玉·达尔吉（བཟུའི་དར་ལྷ།）的人，在朝礼圣地的路上，看见大成就者像个忧愁的病人，显出走不动的样子坐在那里。他便到彼师的身旁，问道：“你是谁？”说明情况之后，对其很信仰，请求作为看护彼师疾病的侍者。一天晚上，洒玉·达吉想道：“他为何不在自己的身边？”于是就去寻找，看见他在那一边和一位戴长飘带僧帽的喇嘛交谈。等他回来后问：“那位喇嘛是谁？”

答道：“他是班禅仁波切，给了我许多责备。”

第二天，彼师说：“我就要这样走去，对谁也不要说。”

说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赐给侍者的一块绸子，后来送给赤干仓（ཁྱེན་ཚང་།）作为护法殿法王的内藏圣物。这些传说都听自喇嘛的口中，在彼师传记中也有“这是具誓法王的神变”的说法。

从以前在格派时期起，先后讲传《菩提道次第广论指引》五十次，

并多次授金刚鬘灌顶、三种百法等随许，讲传胜乐、集密、大威德三本尊的生起、圆满次第的教授，以及多次讲授《四家合注》《五次第明灯》《隐义普显论》《菩提道次第广论》《集学论》《正义精要》《中论》及《入中论》两论的疏释等教敕。在安多卫藏两地；普降了佛法甘霖。根据本传记载，弟子之中有成为“圣教的主持者”持白莲者·阿旺益希嘉措（ལད་དགའ་འཛིན་ལ་དག་དབང་ལེ་ཤེས་བྱ་མཚོ།）^[10]和担任继承佛陀第二^[11]教派的噶丹寺赛赤者四人，有引渡众生的大喇嘛十人，有住持大寺院法座的大堪布五人，有执掌修行胜幢的瑜伽师四人，有高举讲闻辩论胜幢的法师二十九人，有讲经说理的格西四人，有精通五明的班智达三人；还有如《寺志》中所说的二十七位活佛转世系统传承，等等；受教者为数之多，难以数计。从这些记载来看，尊者讲修弘扬佛法的丰功伟绩，无人可以比拟。虽想详述，但限于篇章暂且放下。

藏历火猪年（公元1707年，清康熙四十六年，丁亥）辞去郭莽堪布的职务，任帕邦卡寺（པ་ཕོང་ཁ།）的堪布，为其选定修建新寺的地址并为之举行镇地的仪式等。

尊者发心的时机成熟了，应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前首旗黄河南济农王察罕丹津（དཔོན་ལྷ་ནང་།^[12]）的邀请，于土牛年（公元1709年，清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启程返回安多。是年冬，居于济农王在泽云（ཅེ་གཞུང་།）的乌厄盖行帐中，派出几位徒弟在年吉贡温山的山脚（ཉན་རྗེ་གོང་ལྷན་གྱི་རི་ཞོལ།）下，举行吉祥长净、选址祝福仪轨，选择建寺的良辰吉日。由此因缘，现在形成了拉卜楞扎西奇寺建于土牛年的口头传说。铁虎年（公元1710年，清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三月，在夏沃如则多（ཤ་བོ་ལུ་ཅེ་ལེ་མཚོ།）地方，给连同王府献上的十五名僧源僧人在内的一百多位僧人，讲授显密经法，王府布施了十五天法会的用度，建立了扎仓。在这里居住的日子里，有位名叫埃札格·洛桑达吉（ཨེ་ཅག་གལ་སྐོབ་བཟང་དར་བྱུང་།）的侍奉人，工作很尽心，应他的请求，让他吞下带在身上已有多日的糍粑丸，再让他吐出来，说道：

“现在，你请来了许多尊胜母，得到了长寿，至于财富方面，就念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好了。”

这位侍奉人就这样做了，如同尊者所说，他得了所求。在亲王察罕丹津父子的陪同下，乘马来到扎西奇（བཟ་ཕྱི་ལུ་ལྷོ་ལྷོ།）。刚察·噶居（རྒྱལ་ཚལ་དཀར་ལྷོ།）等人奉献了寺址，鉴于此地风水佳妙，是授记中所说的寺址，乃决定在此建寺。此处寺址的殊胜情况，与圣·阿底峡、仲敦巴师徒在《迦当书》中授记的“和热振寺一样”的说法完全相符，一些特点除了这里，别处是没有的。曾听达普尕旺·却吉旺秀（ལྷག་ལྷན་གསལ་དཔལ་ཚོས་ལྱེད་པལ་བླུག་ལོ།）说：

“热振和倾科尔嘉寺（ཚོས་འཁོར་རྒྱལ།）等地，是以其名称和其地风水相配合，是以轮王七宝来推测的。但像扎西奇则是以八吉祥相作为标志的。”

这种传说，确切不移。如广略两种《热振寺寺志》中说：

“背面的泽吉羌尕尔巴峰（རི་ཚེ་རྩེ་འབྱེད་དཀར་བ།）高大、雄伟、宽阔，状如国王高坐于宝座，额抹头巾；东有青石岩山（བཟག་རི་ནག་པོ།），状如将军手执武器，东南有查日宗波山（ལལ་རི་འཛོམས་པོ།），状如施主珍宝充满的宝库；南有加杂达雅山（རྒྱལ་རྣམ་ལག་ལོ།），状如大臣躬身奏事；东南有日宗徐摩山（རི་བཟུང་བླུག་པོ།），状如妃后绫装缎裹，风姿婀娜；西南有纳哇雅保山（རྒྱ་བཟག་ལག་པོ།），状如大象在喝水；西有治多布尔哇山（བཟག་རྣོད་འབྲུང་བ།），状如如意宝珠闪闪发光；西北有达尕贡山（རྣོག་གོང་།），状如骏马备着宝鞍；帕旺塘滩（ལ་ཕོང་པང་།），状如宝轮铺在地面。还有东方的石山（བཟག་རི།），状如猛虎扑腾，欲上蓝天；南方有清清的流水，状如玉龙发出悦耳吟声；西面的嘉曲滩（ལ་མཚུ་པང་།），状如红色孔雀顾盼开屏展翅；北方高耸德卜拉山（ལྷོ་བས་ལ།），状如神龟之背浴着阳光。”

这种说法，仅仅是结合授记而论列的，而不是结合八吉祥相来说的。倾科尔嘉的地理风水，据说也是结合轮王七宝，分别加以认识观察而说的。就河水而论，热振寺北面的三旦岗桑河（བསམ་གཏན་གསལ་བཟང་།）、八绒河（འབབ་རོལ།）、桑云曲（བསང་གཞུང་གི་རྒྱ།）等河，在热振寺前汇入丹贝曲炯让摩河

(བཟུང་པའི་རྒྱུ་རྐྱེན་ལོ་མོ།)。第二世一切知喇嘛说：“我们的桑曲（བསང་མུ།）也是源于这眼曲弥让摩泉（རྒྱལིག་རིང་མོ།）的。”这话是朝拜热振寺时说的，自有其根由。总之，观世音菩萨掌管整个雪域，使高处形成雪山，低地形成湖海。因而，雪山水晶之塔，是岗底斯雪山（གངས་ལྷོ་མོ།），而低地湖海碧玉曼扎（གཡུ་ལི་མཚོ།），在第二世达赖喇嘛更登嘉措的时期，被认为是嘉（ཁྲལ།）地区的拉摩拉措湖（ལྷོ་མི་ལམ་མོ།）。但自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等起，逐渐认为乃是青海湖，这一点也可以结合别地的山山水水来认识。以上所说，是从值得信赖的上师口传中听到的。由于黄河的流向，安多地区位于黄河形成的太极图形之中，其边缘则被几座大寺和几处圣地围绕着，因而其地势也像西藏的卫区。《迦当书》等经典中的授记，是结合别的一些寺院而说的，不应该只以一个寺院为准而排除其他的寺院，因为据说对此还有另一种说法云。以前，圣·噶登嘉措也曾考虑过在此建立寺院。他进行考察、相土时，梦见许多头戴圆帽的僧人说：“在我们的地方，你想干什么？”显出了以手拍帽准备撕打的形象，这和向趣弥拉在修建静修院时期相土考察的经过完全相同，从而毫无疑问地说明这里是尊者的不共清净地区。岗察哇（གང་ཚོ་བ།）等人奉送了《甘珠尔》大藏经和五位僧人，因而称为“阿德”（ལེ་ལེ།^[13]）。寺基有一处泉眼和许多蛇，对此举行了迁移龙地法事；相度四周方位、形势、土色等进行相土仪轨，埋了宝瓶。首先，为了不使经院学习中止，派然绛巴·智华（རབ་འབྱུང་མཁའ་པ་སྐྱེས་པ།）宣讲教程，因缘配合佳妙。

这时，济农王和福晋南杰才旦（ནམ་བུ་མོ་བཟུང་།）各送来了一百名僧人，堪布诺们汗（མཁའ་ནུབ་ལོ་ན་མོ་བཟུང་།）^[14]和埃热克岱青（ཨེ་རེ་ཀ་དེ་མོ།）两人也送来了几位僧人，共聚集了约三百名僧人。任噶居哇·阿旺扎西（དགའ་ལྷོ་བཟུང་པ་ལོ་མོ།）为大会堂格贵师（掌堂师），华热大翁则阿旺克却（ལའ་བོ་ལོ་མོ་ལོ་མོ།）为大会堂翁则师（维那师）。亲王府送了一座能容纳八百名僧众的方形大蒙古包，作为大经堂帐。僧众熬茶的大锅，是甲勒加·觉巴



师（སྐུལ་བྱའི་གཙོ་བོ་པ།）奉献的。

每日晨会，诵《十忿怒明王经》及《独雄大威德经》，从未间断。尊者指示：大会堂的规章制度按哲蚌寺的执行，经院的制度按郭莽扎仓的执行。尊者亲自去经院宣讲教程，并委派钦德尔·阿旺扎西（མཚོ་ལྷོ་གཉེན་རབ་གྲོ་བའི་ལོ་སྤོང་།）主持讲闻辩论，指示：在辩经学期和学期休假期间，都进行教程的宣讲。彼师按照尊者的指示完成了任务。

一切知嘉木样协巴尊者于享年七十四岁，即铁牛年（公元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辛丑）逝世，在这之前一直住持政教事务，奠定了显密讲修的基础。为了因缘，建立四季讲辩的四处讲经院，每处都埋了法物伏藏珍宝。有人说，冬季学期讲经院会场的法物伏藏应埋在大象的喉部，但由于心意不专，真正的喉头区，乃今密宗学院的经院云。无论怎样，在这处讲经院学习的老格西们都嗓亮声清。现在，只有春秋两季的讲经院两处。春季讲经院法台座位的后面，华热哇·赤钦·官却德钦（དཔལ་ལེན་གྱི་ཆེན་པོ་ལྷོ་མཚོ་གཉེན་པོ་ལྷོ་ཆེན།）塑了宗喀巴大师的像。济农王命卡加六族（ལྷོ་མཚོ་རྒྱལ།）搬运木料，从乔科（ཚོ་ལོ་འཁོར་དུ།）、桑木察（བཟམ་ཚ།）、戎措钦十八大部（རྫོང་ཚེ་རྒྱལ་བཙུན།）、隆务雅尔昂和玛尔昂（རྫོང་བོ་ཡུར་ནང་མཚན་ནང།）、道帛、文都、阿坝（ངེ་པ།）、拉多（ར་མདོ།）、察科（ཚེ་ལོ།）等部落征集乌拉民夫，修建了八十根柱子的大经堂和内殿。泽云、巴云奉献了一些地方；拉多部奉献了五百户；堪布诺们汗奉献了双朋拉卡和双朋西（ཞོ་འཕོང་ལ་དེ།）；额尔德尼台吉（ཨོའོ་ནི་ལོ་འཛིན།）奉献了迭部洒如（མཐེ་བོ་གཟུང་དུ།）等地，作为供养寺院的庄园。

先前，达赖喇嘛授尊者以“郭莽额尔德尼诺们汗”（སྐུལ་བྱའི་ནི་ལོ་མོན་ཏན།）名号，现在大皇帝敕封为“护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们汗”（བཟུན་པ་འཛིན་ཅིང་རྒྱུད་བར་བྱེད་པ་བརྟེན་ཏེ་ཨོ་ནི་ལོ་མོན་ཏན།），并受到夏茸尕布^[15]仁波切（འབྲས་བུང་དཀར་པོ་ལོ་ལོ་ལོ།）等青海蒙古的活佛、僧侣、官员等的尊敬。准噶尔王洪台吉（ལྷོ་གསལ་པོ་ལོ་ལོ་ལོ།）承应给拉卜楞寺输送僧人和供奉布施。玛卡（མ་ཀ།）画师刚刚画完壁画法王像的轮廓草图时，从工作架上摔下来昏了过去。向尊

者报告后，前来观看画像草图，斥责道：“你为何现在还不入像？”叫人献上哈达，加上帷幔，着色刚完，就用红绫遮住了法王像的面部，这块红绫一直到后来，还保存在那里。大经堂的绘画完工后，尊者看了左面的壁画后说道：“这些像的面部系汉人的面容，象征我寺要从北方和东方来许多僧人。”尊者从密宗院的经院看到尼琼山（ཉི་ལྷན་གྱི་རི།）后，说道：“啊呀！这象征我的一位施主暂时有些困难。”据说这是指准噶尔衰落而言云。当进行弥多罗金刚灌顶时，正发生时疫，尊者向许多僧人散发宝瓶中的净水，时疫立止。但是，许多人还咳嗽，咳嗽声影响了听讲经法，尊者突然发怒，连说几声：“将这些败坏盟誓者逐出门去！”郭达·洛桑克乔（མགོ་ཉ་ལྷོ་བཟང་ལའམ་མཚོ།）将墙脚下放着的一件衣服打了几下，丢出门去，咳嗽声立即停止。当作护摩时，刮起了几阵狂风。尊者说：“将它压住！”向施供者给了一块扁石头，丢向疯狂旋刮的狂风中，霎时，狂风顿止，一连几天之中，连一点微风也没有。报告了这一情况后，尊者说道：“噢，野种还在被压着哩，把扁石头拿起来！”当把扁石头拿起来后，从石头底下吹出了一股小小的旋风，消失在天空。另外还流传着将一个鬼放逐到巡礼路之外，由于拿着纸袋的人打开了纸袋之口，以致未能放逐。以及在前面的山坡上，撒上了头发，长出了无数的树木，等等。右山的莫合隆谷（མོ་མེ་ལོང་གྱི་གྲོང་།）发现了伏藏，伏藏文字中附有授记，尊者乃为之作摄颂道：

“圣哲你分内，神秘之伏藏，虽为别人有，封识仍存在；圣教与持教、众生幸福等，增盛之妙法，圣教最殊胜；慈、悲与空乐，犹如虚空界，虔诚勤承持，此乃最首要。污浊之内中，恶行最污浊，内乱与外患，乃产灾荒根。寂静安乐时，伽蓝发展时，啐持经忏等，须按教诫行；勤修寂灭业，作业之友者，威武依怙主、六臂大黑天、阎摩护法神，等等守护神，向其依生命，如诀托事业。志趣要高超，你值此时际，已届高龄期，行年七二岁，勤作众生事，吾等臂助你！”